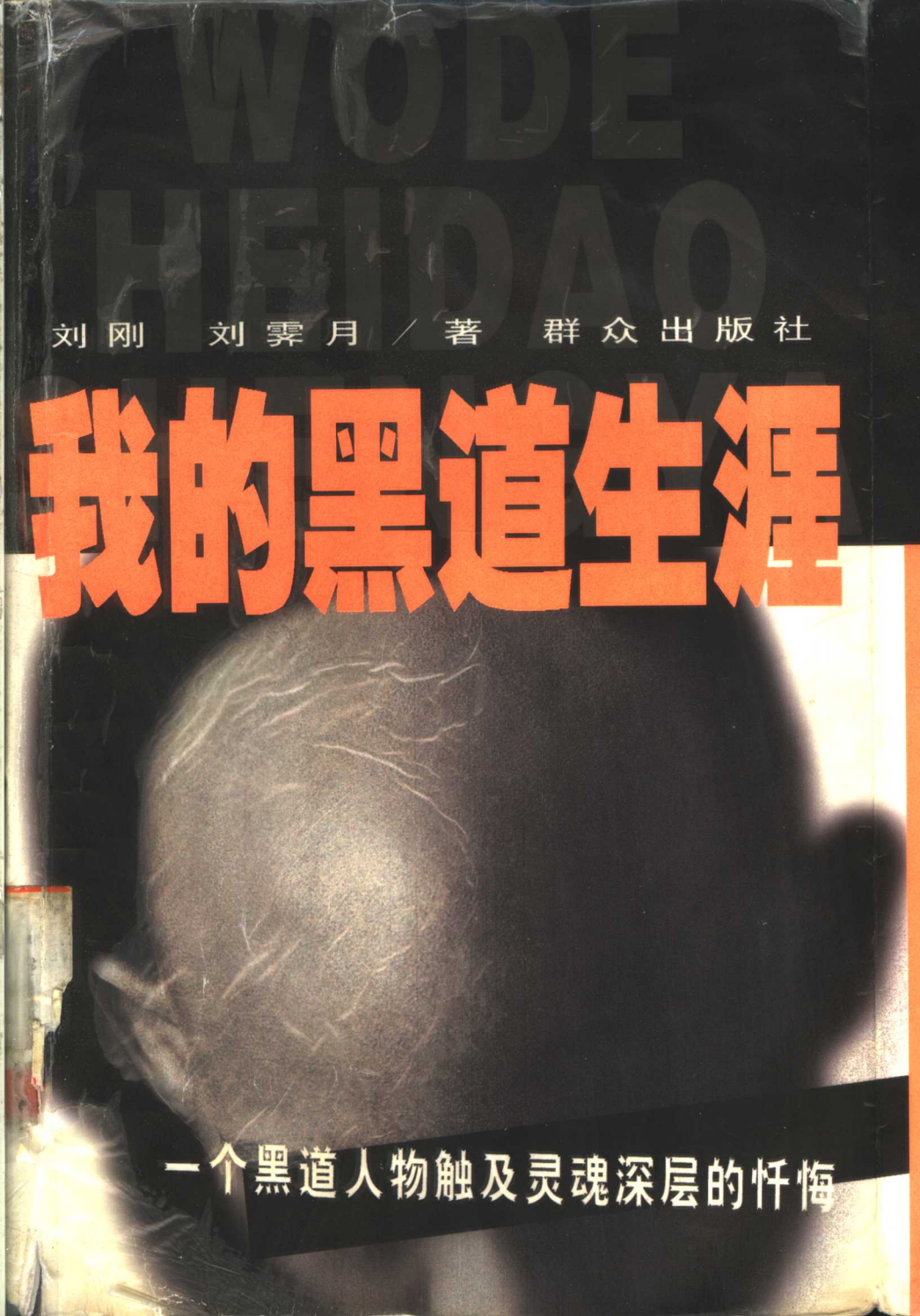


WODE
HEIDAO

刘刚 刘霁月 / 著 群众出版社

我的黑道生涯



一个黑道人物触及灵魂深层的忏悔

刘刚 刘霁月 / 著 群众出版社

WODE

HEIDAO

SHENGYA

我的黑道生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黑道生涯/刘刚,刘霁月著.-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1

ISBN7-5014-2573-6

I. 罪… II. ①刘…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425 号

我的黑道生涯

著 者:刘 刚 刘霁月

责任编辑:王志楨

封面设计:章 雪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255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573-6/I·1062

印 数:0001—10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写在前边的话

本书中的主人公曾经是我自幼的好友。本书就是根据本人与他多年的交往和他后来的犯罪自述,由我和我的女儿一起整理而成的。

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对于人性的探讨也没有什么研究可谈。人的心理的复杂性、人性的善与恶同贮于一个躯体的那种难以理喻的奥秘,长期地困扰过我。田朝军——这个曾经伴随我几十年的朋友,我直到现在也很难把他想象成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因为我们之间过去那种挚深的感情,以至于叫我实在无法把他写成一个恶贯满盈的坏蛋。但,事实却是那样显明地摆在我的眼前,就像鲜血滴在白纸上那样让人醒目。

田朝军从一个人之初性本不恶的人,走上了罪恶的歧途,我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感情上实在有些难于接受。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本书主人公最后的结局应该说是一个人生的悲剧了,但我不知道他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也许他的价值仅在于,对那些类似于田朝军的、正在和将要走在犯罪道路上的人们说一句话:在邪恶的巨大诱惑面前,千万不要心存那种可以让你走向毁灭的侥幸心理,侥幸——是横在你生命跟前的一把双刃剑,它也许能使你暂时逃避惩罚,但它最终是要戕杀你的灵魂和生命的。

刘 刚

目 录

写在前边的话	1
--------------	---

第一章

一、南山裸尸案	1
二、闯进黑道窝	13
三、捎趟啤酒去山西	21
四、煤场黑道	26
五、捅了马蜂窝	30
六、黑道为我来解围	39
七、持枪索债	46
八、马金龙的神机妙算	53
九、公安局长谈黑道	61
十、要账碰上老冤家	67

第二章

一、用暴力夺回我的钱	74
二、果品市场	80
三、我知道了什么叫洗黑钱	85
四、黑道把持下的海鲜市场	90
五、色情服务的野外饭店	97

六、洪昌的告诫	101
七、梅梅,我儿时的女友	105
八、去洪昌家做客	109
九、黑道头子家的葬礼	113
十、孙龙海想干什么?	124
十一、北山狩猎	129
十二、美人计	136
十三、玉云的担忧	143
十四、沙海口之行	147
十五、野女人带来的麻烦	150
第三章	
一、煤场枪声	158
二、黑道大火并	164
三、围剿煤场黑道	173
四、拍子丧命小山包	178
五、逮捕水子	184
六、我心中的隐患	190
七、黑凤山庄的秘密	195
八、北山镇霎时黑云密布	200
九、这就是他们说的“白道”	210
十、较量	215
十一、报信	220
十二、荣荣遭到黑道的绑架	227
十三、南山黑洞的秘密	233
十四、洪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41
十五、救荣荣	248
十六、“冤案”	253

十七、可怕的雨夜	259
十八、那具尸体哪去了?	266
十九、追捕永军	274

第四章

一、与梅梅的如此诀别	285
二、步入深渊	289
三、血染超市	295
四、深山穴居	300
五、抢劫银行	306
六、三星的枪伤	311
七、邢山的鬼府狐宅	323
八、偷袭商店	327
九、可怕的预感	334

目
录

第五章

一、袭击警察	342
二、垂死的顽抗	346
三、穷途末路	356
四、我还有机会吗?	363
五、活捉孙龙海	369
六、一线生机	374

第一章

一、南山裸尸案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但它并没有使我腰缠万贯的大款梦想成真。相反，生意一下子亏了好几万，弄得我债主逼门，不得安宁。为了躲避令人讨厌的债主，东山再起，我离开了河南老家，准备回到我从小在那里生长起来的山阳市。

我在山阳市的童年，是一个令我非常不愿意回忆，但又不得不经常回想起来的灰色童年。在离开那里时我曾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回到那里了。但是，老家呆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山阳。想起武子胥的一句话：“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驶尔。”就是这种灰冷的心境，使我坐在长途汽车上，总有一种不祥之兆的阴影笼罩在心头。这种心情，离山阳越近，越是令人坐立不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兆呢？”我暗自思忖着。我从不相信命运，尽管我做生意赔了钱，但我觉得那只是偶然的，我早晚还会挣回来的，就像把钱暂时存在了银行里一样，总有一天我会取回来。不过眼前这个不祥之兆到底是什么呢？假如我身上带了成千上万的巨款还可能会怕被人劫了去，可我现在已经是囊中羞涩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随它去吧，就当半夜里后边跟了条野狗。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我在乡下就曾遇到过这种事，那时候我都没有怕过。我这一辈子怕过什么？去它的吧，这个该死的不祥之兆。

从平原进入山区,我的思绪也进入了儿时记忆。但今日的那些个耸入云霄的山峰,与我儿时的记忆却是另一种感觉。如今的那一座座山峰,像一个个威严的士兵,用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我,我感到从它们的脚下小心翼翼地通过,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听到一声断喝:“站住!你又回来干什么?”而在那些山峰的背后,也不时地闪出远处的一些影影绰绰的山峦,它们探头探脑地朝这边张望。想起儿时奶奶讲的山贼的故事,仿佛那些山峦正是山贼们朝这里窥探的脑袋,我被它们包围了,是在不知不觉中误入了它们的包围圈的。想寻回过去时代的一点亲切感,但此时却一点也没有,有的,仍然是压抑在心头的那个不祥之兆。

汽车在崇山峻岭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路上行人和车辆很少,仿佛进入了一个宇宙初创的远古时代,这加重了我内心的孤独感和对人生渺茫的惆怅。我不知道我回到山阳后将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踏上人生之路。

汽车正点到达山阳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现在是四点二十多,也就是说,我离久违了的山阳市只有二三十公里了。“阔别了二十年。”我轻轻地叹道。

汽车突然在一处深沟陡坡的地方停下来。我抬眼望去,前边停了四辆警车,几个公安人员正在勘察现场。好几辆过路车都被堵塞在这里。我也只好跟着车上的人下来前去观望一下,以满足好奇心。

交通事故!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作为一个从十五岁就在老家开拖拉机,十八岁就给人家开车的我,对这些交通事故早已司空见惯。然而,现场却并非如此。在那条七八米深的山沟下边躺着的是一具裸体男尸。围着尸体转的也不是通常见到的那些穿警服的交警,而是四个便衣和三个穿白色罩衣的法医。“谋杀案!”我心里一惊,好奇心让我从人群中向前挤去。

“闪开闪开!”一个警察冲我们大声喝道,“有什么好看的,都走!”

人群呼啦一下朝后退来,像是怕被溅一身血似的。我被人踩了脚一下,也朝后退了几步。一辆白色桑塔纳警车急驰过来,尖厉的刹车声未落,几个公安人员就从车里下来。山沟里的人也都暂停了堪验,拿目光朝上边看来。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出,这几个人中应该有他们的领导。

“李洪昌?!”我几乎失声叫了起来。

从车里下来一个中等个头、瘦巴巴的人。尽管有二十年不见面了,但无论过多少年,我也会把他从成百上千的人中一眼认出来的。虽然他穿着警服,但他白净的脸,狭长的脸颊,眼镜后边一双和善而有神的眼睛,以及他文质彬彬的面容,一点也不像是个警察,倒像是哪个机关里的秘书。我的心兴奋得突突乱跳。可是在这种场合下,吃惊和兴奋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上前认他。

由于山沟是直立的陡壁,李洪昌他们沿沟边寻找下到沟底的地方,朝我这边走来,人群随着朝后退去,却闪出了正在发呆的我。他先是瞥了我一眼,本不打算理睬,但转过去的目光陡然又转了回来,那目光闪出一道惊异的神色,紧接着大声喝道:“朝军?”

“昌哥。”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猛得扑过来,双手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真的是你!二十多年不见了,你怎么也不给我回信?”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但话音还有些颤抖,说,“朝军,我正有公事,你在这里等着,我忙完了你跟我回家。”说完他顺着同行的绳子也下到山沟下边去了,又喊道,“在上边等着我。”

我茫然地呆立在那里,回想着我和他孩提时代的一些往事。

我前边说过,我的童年是一个灰色的童年,我从两岁时去世

了母亲，四岁时又去世了父亲，我和奶奶靠去世的父亲单位上一点微薄的抚恤金相依为命。

也许是由于失去了双亲而备受世人冷落的心境，或者是由于家境的贫寒而造就了对世人的嫉恨，我自幼生性孤僻而又好斗。我习惯独自一个人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徘徊游荡，也时常在工厂的煤堆旁弄得浑身污垢，偶然也会因为与别人发生殴斗而满脸血污。但我从没有流过泪，我是那种在暗中舔干血迹再走出来的猎豹。我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在我幼小的视野里，几乎一切都是灰色的。

但是，也不知为什么，我却跟洪昌自幼情同手足。奇怪的是，像我这种脾气性格、家庭情况与他有着天壤之别的人，怎么会跟他合得起来呢？

我和洪昌虽然都住在地矿学院的宿舍大院，但他的父母是院一级的领导干部，而我早已过逝的父亲是院里的锅炉工。他家住的是院里最好的楼房，而我住的是极简陋的破旧平房。我本人的性格脾气与洪昌也是大相径庭的，读者在下边的文章中会对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如果现在想来，我和洪昌当初的友情，几乎就跟老鼠与猫的恋爱一般不可思议。或许他父母在我父母活着的时候曾是好友？也或许他母亲见我是个孤儿对我产生了怜悯之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身体瘦弱的他，在我身强力壮的体格保护下，不会受到别人的欺负。因为我们的矿院地处郊区，我们上学要经过一段农村的路，当时一些因家境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朝他们这些“纨绔子弟”扔石头泄妒恨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但只要跟我在一起，就没有人敢欺负他。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孩子能在我跟前占到什么便宜，我不仅身强力壮，打起架来还不要命。我到他家玩，他母亲总是很高兴，每次都拿一些好东西给我吃，还时常让我带一些回家给奶

奶。他母亲常嘱咐我的一句话是：上学放学跟你昌哥一块儿走，别在外边跟人打架。

我和洪昌同岁，他长我三个月，因此我叫他“昌哥”。记得有一次我到工厂里偷铁卖钱，被人抓住送进了派出所。那时，奶奶正患着肺炎，我在派出所心急如焚，是洪昌找了他当所长的叔叔把我放出来的。出来之后才知道奶奶在这期间又急又病差点没了命，也是洪昌从他母亲那里要了钱给奶奶打针吃药，奶奶才又拾回了一条命的。但是，从那以后，我没脸再到他家去玩了。因为我听到他父亲在屋里对他冷冷地说：“往后少跟那些偷鸡摸狗的坏孩子在一起！”

当然，我在人们眼中成为坏孩子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因为我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由来已久，但是洪昌却仍旧跟我很好。

我十五岁时奶奶去世了，我只好回到河南老家住在大爷的家里。那时候，洪昌给我去过几封信，但我都没有回。也许是渐渐长大的缘故，我觉得，像我这种人家，是攀不上跟洪昌交朋友的吧。

“喂！把我的钢笔递下来。”洪昌从沟下朝上喊。

我从沉思中醒来，从他的桑塔纳轿车里拿出钢笔。他们这些人都是用一根绳子吊到山沟下边去的，上边只有一个警察往下放绳子了，我便让那个警察把我放下去给他送钢笔，顺便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地方离山阳市大约有三十多公里，公路的西边是陡立的石壁，东边就是那条抛尸的山沟。如果不是站在公路的边缘探头朝下看去的话，是根本看不到那具尸体的。抛尸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尸体的附近不会留下任何罪犯的足迹。这是一条几乎常年没有人光顾的荒山野沟，据说假如不是几个城里的小青年闲着没事干到这里逮蛐蛐，尸体烂没了

恐怕也不会被人发现。

山沟里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清清的溪流默默无闻地匆匆而去，仿佛在逃避着某种可怕的灾难；河里的小草也企图挣扎着躲避这场灾难，但它们却永远也拔不出深陷泥中的腿脚，只能无奈地随波摇摆着。也许是我视觉出现了问题，碧绿的河流总是泛出一丝殷红的血色，而那些河床上被常年流水冲刷得圆滑的大石头，总是先以骷髅的形象跳进我视野的余光中，等我吃了一惊之后定眼看去，它才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也许等我走过它的身边以后，它才又会在我的身后张牙舞爪，给我来上一下。

那具胖大的尸体让人老远就能毛骨悚然。他被从七八米高的地方抛下来，头朝下仰面斜横在山沟的边缘小坡上，一种企图拥有一切的无穷欲望，使他双臂尽情张开着；他的右腿劈开，左腿弯曲着，与身体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万”字形；脑袋从石头上耷拉下来，嘴巴大大地张开，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他的这种形象，永久地定在了有什么事情没能呼喊出来的这一时刻？然而，他的裸体也好，姿态也好，最使人骇然的是那本应该瞪着一双眼睛的地方，现在却是两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眼睛被人挖走了。正是六月初的时候，由于天气开始热了，他身体已经腐败发胀，像个吹足了气的橡皮人。尸体已经呈现出灰白的颜色，可以看到他的胳膊和手腕上一道道发黑的痕迹，那是死者在生前被捆绑过的证明。身上也有几处一片片黑色的伤痕，像地瓜的黑斑病。山沟里到处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恶臭气味，就连那些经常跟死尸打交道的法医们，也不得不鼓足了勇气才能离它更近一点。他们正在捂着鼻子给尸体喷射药水，驱赶如云似蜂的蝇虫。

我站在三十米外，就已经感到一阵阵的不寒而栗了。我儿时的山阳市就是以这种形象迎接它的旧友的吗？既然你不欢迎

我的到来，干吗又让我遇到我儿时最好的朋友呢？真是一种敲锣打鼓把人迎进坟墓里的幽默。

洪昌朝我走来，我突然感到他目光带有一种特别的神色，也许是我多心了。我不应该到这地方来？我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说：“这个人是谁？”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亲妈来了，恐怕也认不出来了。”他并没有表现出不欢迎我在这里的意思。

我撩起衣角，捂着鼻子朝尸体绕过去，远远地看到了它脸上有颗黑痣，说：“这人脸上有颗痣。”

洪昌点点头说：“从这个痣上看，这个人可能就是张洪起了。”

“张洪起是谁？”

洪昌说：“张洪起是山阳市的个体老板，在山阳市怕是数一数二的大款。两个月前被人绑票，他家人没敢报警，被人索要了一百万，可还是给人杀死了。”

“他是给谁杀死的？”

“黑道。”他沉着脸说。

“黑道？”我吃惊地说。

“没听说过？”

“当然听说过，可是没见过。”

洪昌脸上显出一种严峻的神色，说：“咱山阳市这几年不知为什么兴起了一帮帮的这种黑道势力。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街霸市霸之类的恶势力。他们笼络一些刑满释放分子，打着黑道的旗号吓唬老百姓，横行霸道。其中真正有点影响的，是一个叫孙龙海的人。这些黑道在山阳市各霸一方，欺压乡里，但有时又为争夺地盘自相火并。据说这个张洪起也仗着手下有两个黑道的朋友，曾经不服孙龙海的敲诈，双方发生过一次殴斗，

但都没死过人。今天这个案子是不是孙龙海干的,还说不准。”

这时我听那边一个黑壮的便衣警察说道:“绑票,要了钱又杀人。这肯定是张老板的仇人干的……跑不了孙龙海那帮家伙……”

“山阳市这么乱?”我说。

李洪昌苦笑了一下,叹道:“唉,这几年不知怎的,冒出这么些人来,让我这个管刑侦的副局长真是头疼死了。”

“为什么不抓他们?”

“抓?”他又摇头苦笑了一下,“谈何容易。有证据吗?就像今天这个案子,现场什么也没有。况且,孙龙海多是雇人作案,很难抓到他的证据,再加上……好了,朝军,不谈这个。你来山阳做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又回到沉重的感觉里去了,不好意思地说:“打工吧,你看我这个穷酸样儿。”

“你会干什么?”

“你能给我找点事儿干?”

“嗨,堂堂的山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连这点本事没有,那不太让人笑话啦。你想干点什么吧?”

“我会开车。”我喃喃地说。当年我就是玩车起家的,现在只好重新再来了。

“行。我忙完这里的事咱再商量。今晚我可能回去晚点,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你只管回家。”他接着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喂,韩梅吗?你猜谁来了?是朝军来了,田朝军,对……我也不知道,他一会儿就回去……好,你在家做好饭,我可能晚点回去,你们别等我,好、好。”

韩梅?我心里感到一阵颤动,不由自主地脱口道:“梅梅?”

洪昌笑道:“对啦,就是咱们小时候的梅梅。你走了以后,她

哭了好一阵子哩，还问过你好多次。她现在是你嫂子啦，快回去看看她吧。”

我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为梅梅能有这么一个好丈夫而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有点酸溜溜的忌妒感埋藏在心底。也许正是因为我自幼性情孤僻，很少交朋友的缘故，洪昌和梅梅这两个儿时的朋友，是我孩提时代暗淡的记忆中唯一闪烁着火花亮点。

“不不不！”我忙说，“你瞧我现在这个样子……”的确，我现在这个样子使我羞于见到梅梅。这是为什么？我似乎一时也说不清楚。

“哎，跟我还来这套。你只管回家等我，我忙完就回去。再说梅梅又不是外人。”

正在这时，沟上一个刚到的便衣大声喊：“李局长，快上来，有情况。”

洪昌抖擞一下精神，扔下一句：“跟他们车回市局宿舍，在家等我。”就爬上沟顶和那个人一块开车走了。

我并没有按洪昌的话去做。也许我当时真的厚着脸皮去了他家的话，我的后半生就是另一个结局了，但是谁知道呢？或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假如洪昌的妻子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话，我或者就去了，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她。当然，直到现在我也不承认那是我的初恋，因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若有非分之想的话，那只能是一种邪念。

那是在我上小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邻居杜姨家来了一个她的小外甥女梅梅，奶奶说她是因为父母双亡后，被送到她姨妈这里来的。她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大队书记，文革中因受到迫害落病而死，那时候她还没有出生。她在六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她的姨妈看她可怜就从乡下把她领来收养。她来的时

候才八岁，上一年级，和我跟洪昌是一个学校。杜姨嘱咐我和洪昌上学放学好好照看着她点。因为我那时是个打架出了名的孩子，杜姨特别瞪着眼告诫我不要欺负她。

她刚来的时候沉默寡言，性子很拗，蹙着一口难听的山西口音，我们大院里的孩子都不和她玩。在学校里同学也常欺负她，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眼睛里时常闪动着一种胆怯而忧郁的目光，像一只老躲在墙角里没人喜欢的小赖猫，眨着一对可怜巴巴的眼睛，半天才发出一两声孤独、凄凉的叫声。

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几个大点的男孩子碰到她，其中一个对大家说，这个乡下老杆没爹，是个私孩子。正走着的一下子停下来，眼睛里闪出从来没有过的屈辱而又凶狠的目光。一个男孩儿笑道：“这个小臭妮子，眼瞪得跟牛泡似的，看我们干什么？”

另一个男孩子靠近她身边的时候一口唾沫正吐在她的脚面上。几个男孩子哈哈大笑起来。

这几个男孩子是我们附近铁矿场的子弟，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欺负小同学是常有的事，一般的学生都躲着他们。可是不定谁让他们缠上了，就要受他们的欺负。好多学生受了他们的气回家连家人都不敢告诉。由于杜姨曾经告诫我“不要欺负她”，我有点生气，所以我看着不管。

可是没想到，这个平时一声不吭的小乡巴佬，此时竟然愤怒地骂道：“臭不要脸的流氓！我告老师去。”

“流氓？哈哈。”那个男孩儿大笑起来，说，“流氓你了吗？”

另外几个男孩子也跟着大笑起来。洪昌气得上前跟他们讲理：“你们凭什么欺负小同学？”

朝韩梅脚上吐唾沫的男孩儿说：“你管得着么？她是你什么人呀？是你妈还是你老婆？”